

陳氏  
藏本

張氏醫通

上海廣益書局  
印行

陳氏藏本

傷寒續論卷下

長洲石頑張璐路玉父纂述

青浦陳蓮舫校正

藏結結胸痞篇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可謂藏結也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結胸者陽邪結於陽也藏結者陰邪結於陰也然胸位高藏位卑其脈之寸浮關沉兩俱無異但藏結之關脈更加小細而緊者以關脈居上下二焦之界外邪由此下結積氣由此上干實往來之要衝所以病在下而脈反困於中也若見舌白胎滑則外邪固結於裏其勢最重以表裏兩解之法俱不可用故為難治其不出方者正欲人深究其旨而施治非不治也治之務在分解表裏錯雜之邪使陰氣漸下而內消客邪漸上而外散庶可圖功於萬一也

臧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藏結之所以不可攻者。從來置之不講。以為仲景未嘗明言。後人無從知之。不知仲景言之甚明。人第不參討耳。夫所謂不可攻者。乃垂戒之辭。正欲人詳審其攻之次第也。試思藏已結矣。匪攻結而何由開耶。所謂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又謂下利嘔逆不可攻。又謂表解乃可攻痞。言之已悉。於此特出一訣。謂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則證不在六經之表裏。而在上焦下焦之兩途。欲知其候。但觀舌上有無胎滑。有之則外感之陽熱挾痞氣。而反在下焦痞之陰寒。挾熱勢。而反在上。此與裏證已具。表證未除者。相去不遠。但其陰陽悖逆格拒不入證。轉凶危耳。豈結胸膈內拒痛。而藏結腹內不拒痛耶。此而攻之。是速其痛引陰筋而死。不攻則病不除。所以以攻為戒。是則調其陰陽使之相入。而滑胎既退。然後攻之。則邪熱外散。寒氣內消。此持危扶顛之真手眼也。

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藏結。死。

按病人素有動氣在當臍上下左右則不可發汗素有痞氣在脇下連臍傍則不可攻下醫不細詢病家不明告因而

胎禍者多矣。○已上藏結例。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病發於陽者。太陽表證誤下。邪結於胸也。病發於陰者。皆是內挾痰飲。外感風寒。中氣先傷。所以汗下不解。而心下痞也。凡結胸正在胸中。此正太陽全盛之邪。因誤下乘虛而入。故曰熱入因作結胸。是處方名為陷胸。若痞則多偏胸脇而無正中結痛之候。故但言因作痞。而不用熱入二字。其邪之盛衰可知。是處方名為瀉心。觀其主治。則虛實迥然不侔。則知表邪為陽。裏邪為陰也。明矣。或言中風為陽。傷寒為陰。邪安有風傷衛氣。氣受傷而反變為結胸。寒傷營血。血受傷而反成痞之理。復有誤認直中陰寒之陰。下早變成痞者。則陰寒本無實熱。何得有下早之變。設陰結陰躁而誤下之。立變危逆。恐不至於成痞。停日待變而死也。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隔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惱。陽氣內陷。心下因鞕。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也。

脈浮而動數。雖主風熱。亦主正虛。虛故邪持日久。頭痛發熱惡寒。表終不解。醫不知其邪持太陽。未傳他經。反誤下之。於是動數之脈變遲。而在表之證變結胸矣。動數變遲三十六字。形容結胸之狀殆盡。蓋動數為欲傳之脈。變遲則力綿勢緩。而不能傳。且有結而難開之象。膈中之氣與外實之邪。兩相格鬪。故為拒痛。胃中水穀所生之精悍。因誤下而致空虛。則不能藉之以衝開外邪。反為外邪衝動其膈。於是正氣往返邪逼之界。覺短氣不足以息。更煩躁有加。遂至神明不安。無端而生懊惱。反此皆陽邪內陷所致也。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圓。

結胸而至頸項亦強。證愈篤矣。蓋胸間邪結緊實。項勢常昂。有似柔痙之狀。然痙病身首俱張。此但項強。原非痙也。借此以驗胸邪十分緊逼。以大陷胸湯下之。恐過而不留。即以大陷胸圓下之。又恐滯而不行。故煮而連滓服之。然後與邪相當。觀方中用大黃芒硝甘遂。可謂峻矣。而更加葶藶杏仁。以射肺邪。而上行其急。煮時又倍加白蜜。以留戀潤導之。而下行其緩。必識此意。始得用法之妙。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胸既結矣本當下以開其結然脈浮大則表邪未盡下之是令結而又結也所以致死此見一誤不堪再誤也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亦字承上見結胸證全具更加煩躁即不下亦主死也煩躁為王死耶蓋邪結於胸雖藉藥力以開之而所以載藥力上行者胃氣也胃氣充溢於津液之內汗之津液一傷下之津液再傷至熱邪搏飲結於當胸而津液又急奔以應上正有不盡不已之勢胃氣垂絕能無敗乎此結胸諸法見幾於早兢兢以滌飲為先務飲滌則津液自安矣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鞭者大陷胸湯主之

熱實二字形容結胸之狀甚明見邪熱填實於胸間也前條言寸脈浮關脈沉此言脈沉緊更明蓋緊脈有浮沉之別浮緊主傷寒無汗沉緊主傷寒結胸則知結胸非中風下早而成也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

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治結胸證所用陷胸之法者以外邪挾內飲搏結胸間未全入於裏也若十餘日熱結在裏則是無形之邪熱蘊結必不定在胸上而非結胸明矣加以往來寒熱仍兼半表當用大柴胡湯兩解表裏之熱邪於陷胸之義無取也無大熱與上文熱實互意內陷之邪但結胸間而表裏之熱反不熾盛是為水飲結在胸脇其人頭有微汗乃邪在高而陽氣不得下達之明徵此則主用大陷胸湯允為的對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不大便燥渴日晡潮熱少腹鞭滿證與陽明頗同但小有潮熱則不似陽明之大熱從心下至少腹手不可近則陽明又不似此大痛因是辨其為太陽結胸兼陽明內實也緣誤汗誤下重傷津液不大便而燥渴潮熱更加痰飲內結必用陷胸湯由胸脇以及胃腸始得滌滌無餘若但下腸胃結熱反遺膈上痰飲則非法矣

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鞅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

此條雖是併病。以其反下之而成結胸。當隨見所變之證。而歸重於結胸也。誤下之變。乃致結胸下利。上下交征。而陽明之居中者。水漿不入。心煩待斃。當寒顧可易言哉。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則不似大結胸之高在心上也。按之則痛。比手不可近。則較輕也。而脈之浮又淺於沉滑。又緩於緊。可見其入外邪陷入原微。但痰飲素盛。挾熱邪而內結。所以脈見浮滑也。黃連半夏枳實。藥味雖平。而泄熱散結。亦是突圍而入。所以名為小陷胸也。

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寒實結胸。乃寒飲結聚。而無大熱也。蓋謂小陷胸半夏枳實。足以去其痰飲。又慮黃連難祛寒實。故又主白散。取巴豆之辛熱破結。貝母之苦寒開鬱。桔梗載之上涌為的當耳。已上結胸例。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鞅。乾噎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汗後外邪雖解。然必胃氣安和。始得脫然無恙。以胃主津液故也。津液因邪入而內結。因發汗而外亡。兩相告匱。其人心下必痞鞅。以伏飲搏聚。胃氣不足以開之也。胃病故乾噎食臭。食入而嘔。餒酸也。胃病故水入而傍滲。脇肋也。胃中水穀不行。腹中必雷鳴。而搏擊有聲。下利而清濁不分也。雖不由誤下。而且成痞。設誤下之。其痞結又當何似耶。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鞅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

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鞅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此條痞證。傷寒與中風互言。大意具見。可見病發於陰。下之而成痞者。非指傷寒為陰也。下利完穀。腹鳴嘔煩。皆誤下而胃中空虛之互辭也。設不知此義。以為結熱而復下之。其痞必益甚。故重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昭揭病因。方用甘草瀉心湯者。即生薑瀉心湯除去生薑人參。而倍甘草乾姜也。客邪乘虛結於心下。本當用人參。以誤而再誤。其痞已極。人參仁柔無剛決之力。故不宜用。生薑辛溫最宜用者。然以氣薄主散。恐其領津液上升。客邪從之。犯上。故倍用乾姜代之以開痞。而用甘草為君。坐鎮中州。庶心下與腹中漸至寬泰耳。今人但知以生薑代乾姜之階。孰知以乾姜代生

薑之散哉。但知甘草能增滿。孰知甘草能去滿哉。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五六日嘔而發熱。為太陽之本證。蓋嘔多屬陽明。然有太陽邪氣未罷。欲傳陽明之候。有少陽邪氣在裏。逆攻陽明之候。所以陽明致戒云。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恐傷太陽少陽也。此本柴胡證。誤用下藥。則邪熱乘虛入胃。而胆却受寒。故於生薑瀉心湯中。去生薑之走表。君半夏以溫膽。兼苓連以除胃中邪熱也。瀉心諸方。原為瀉心下痞塞之疾。飲水氣而設。此證起於嘔。故推半夏為君耳。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大下之後復發汗。先裏後表。顛倒差誤。究竟已陷之邪。痞結心下。證兼惡寒。表邪不為汗衰。即不可更攻其痞。當先行解肌之法。以治外。外解已後。乃用大黃黃連。攻其濕熱凝聚之痞。方為合法耳。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傷寒脈浮而緊。即不可下。誤下而緊反入裏。則寒邪轉入轉深矣。外邪與飲搏結。故心下滿鞭。若按之自濡。而不滿鞭。乃是濁氣挾濕熱。痞聚於心下。則與外邪無預也。濁氣上逆。惟苦寒可瀉之。上條大黃黃連瀉心之法。即為定藥。若惡寒汗出。雖有濕熱痞聚於心下。而挾陽虛陰盛之證。故於大黃黃連瀉心湯內。另煎附子汁和服。以各行其事。共成傾否之功。即一瀉心湯方中。法度森森若此。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傷寒邪氣傳裏。而為下寒上熱也。胃中有邪氣。使陰陽不交。陰不得升。而獨滯於下。為下寒。腹中痛。陽不得降。而獨亢

於上為胸中熱欲嘔吐故於半夏瀉心湯中除去黃芩而加桂枝去黃芩者為其有下寒腹痛也加桂枝者用以散胸中之熱邪而治嘔吐也。經曰上熱者瀉之以苦下寒者散之以辛。故用黃連以瀉上熱乾姜桂枝半夏以散下寒人參甘草大棗以益胃而緩其中此分理陰陽和解上下之正法也。常因此而推及藏結之舌上胎滑濕家之舌上如胎者皆不出是方。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黎黎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此證與結胸頗同但結胸者邪結於胸其位高此在心下及脇其位卑然必表解乃可攻之亦與攻結胸之戒不殊也。其人黎黎汗出發作有時而非晝夜俱發即此表邪散解之徵雖有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諸證乃熱邪搏飲之本證不得以表證名之見汗出不惡寒便是表解可攻之候。設外邪不解何緣而得汗乎。攻藥取十棗湯者正與陷胸相倣傷寒種種下法咸為胃實而設今證在胸脇而不在胃則蕩滌腸胃之藥無所取矣。故取芫花之辛以逐飲甘遂大戟之苦以泄水并賴大棗之甘以運脾助諸藥祛水飲於胸脇之間乃下劑中之變法也。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

汗吐下法備而後表解則中氣必虛虛則濁氣不降而痰飲上逆故作痞鞭逆氣上衝而正氣不續故噫氣不除所以用代赭領人參下行以鎮安其逆氣微加解邪滌飲而開其痞則噫氣自除耳。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誤下而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為合法矣乃復以他藥下之他藥則皆蕩滌下焦之藥與心下之痞全不相涉縱痞鞭微除而關開盡撤利無休止反取危困用理中以開痞止利原不為過其利益甚者明是以鄰國為壑徒重其奔迫也。故用赤石脂禹餘糧固下焦之脫而重修其關開倘更不止復通支河水道以殺急奔之勢庶水穀分而下利自止耳。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瀉心諸方開結蕩熱益虛可謂具備乃服之而痞不解更加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兩解之法正當主用蓋其功擅潤津滋燥導飲蕩熱所以亦得為消痞滿之良法也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誤下而致裏虛則外熱乘之變為利下不止者裏虛不守也痞鞭者正虛邪實中成滯礙痞塞而堅滿也以表未除故用桂枝以解之以裏適虛故用理中以和之即理中加桂枝而易其名為治虛痞下利之聖法也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外邪不解轉入於裏心中痞鞭嘔吐下利攻之則礙表不攻則裏證已迫計惟有大柴胡一湯合表裏而兩解之也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鍼因胸煩面色青黃膚瞶者難治令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凡表裏錯謬證變危篤有陰已亡而陽邪尚不盡者有陽邪盡而陽氣亦隨亡者有外邪將盡未盡而陰陽未至全虧者此可愈不可愈所由分也大率心下痞與胸間結雖有上下之分究竟皆是陽邪所聚之位觀無陽則陰獨一語正見所以成痞之故雖曰陰陽並竭實由心下無陽故陰獨痞塞也無陽陰獨早已括盡誤下成痞大義無陽亦與亡陽有別無陽不過陽氣不治復加燒鍼以逼劫其陰乃成危候其用藥差誤即可同推已上痞證例

**合病併病篇**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

二條以有汗無汗定傷風傷寒仲景以所顯證全似太陽其間略兼項背強几几為陽明之候未至兩經各半故不用合病二字然雖不名合病其實乃合病之初證也几几頸不舒也項屬太陽而頸屬陽明二經合病則頸項皆不和矣太陽風傷衛證中纔見陽明一證即於桂枝湯中加葛根一藥太陽寒傷營證中纔見陽明一證即於麻黃湯中加葛根一藥此大匠天然不易之穀率也然第二條不用麻黃湯加葛根反用桂枝全方加麻黃葛根者以頸項背俱是陽位易於得汗之處設以麻黃本湯加葛根大發其汗將毋項背強几几者變為經脈振搖動惕乎此仲景之所以精義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二條又以下利不下利。辨別合病主風主寒之不同也。風者陽也。陽性上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散而上逆。寒者陰也。陰性下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穀而下奔。然上逆則必加半夏。入葛根湯以滌飲止嘔。若自下利。則但用葛根湯以解兩經之邪。下利裏證也。而仲景以此湯主之。蓋以邪氣併於陽。陽實而陰虛。陰虛故下利也。與此湯以散經中之邪。則陽不實而陰氣平。不治利而利自止耳。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

兩經合病。當合用兩經之藥。何獨偏用麻黃耶。此見仲景析義之精。蓋太陽邪在胸。陽明邪在胃。兩邪相合。必上攻其肺。所以喘而胸滿。麻黃杏仁治肺氣喘逆之專藥也。用之恰當。正所謂內舉不避親也。何偏之有。○按太陽與陽明合病。所重全在於表。故主以葛根麻黃二湯。若太陽與少陽合病。則邪漸迫裏。合用小柴胡。柴胡桂枝二湯。若溫病之太陽少陽合病。當用黃芩湯。黃芩加半夏薑湯。其下陽明少陽合病。以邪入腑。脈來滑數。即用大承氣下之。與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不殊也。設經證未罷。脈不滑數。又當從大柴胡兩解表裏無疑。其太陽與少陽合病本條。見溫熱病篇中。宜參看。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剋賊。名為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木土之邪交動。則水穀不停而急奔。故下可必也。陽明脈大。少陽脈弦。兩無相負。乃為順候。然兩經合病。陽明之氣衰。則弦獨見。少陽勝而陽明負矣。下之固是通因通用之法。而土受剋賊之邪。勢必藉大力之藥。急從下奪。乃為解圍之善著。然亦必其脈滑而數。有宿食者。始為當下無疑。設脈不滑數而遲軟。方慮土敗垂亡。尚敢下乎。已上合病例。

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罷。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薰之。若發汗不徹。

不足言陽氣拂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其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也。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漿漿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二陽併病二條。皆是太陽與陽明併病。上條證初入陽明。而太陽仍未罷。則宜小汗。此條證已入陽明。而太陽亦隨罷。故宜大下也。按上條太陽初得寒傷營之病。因汗出不徹。故傳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陽明熱熾。似乎當用下法。以太陽之邪未徹。故下之為逆。謂其必成結胸等證也。如此者可小發汗。然後下之。設面色緣緣正赤者。寒邪深重。陽氣拂鬱在表。必始先用麻黃湯。或已用麻黃湯而未得汗。所以重當解之重之。又非小汗所能勝矣。若是發汗不徹。不當言陽氣拂鬱不得越也。畢竟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方是陽氣不得越耳。短氣者。因汗不徹。而邪氣未盡。氣受傷也。脈濇者。以寒濕留於肌腠。而營氣不能條達。血受傷也。汗後短氣脈濇。但當斷之以汗出不徹。而與桂枝二越婢一湯。小發其汗。則愈。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連湯主之。

太陽病原無下法。但當用桂枝解外。若當用不用。而反下之。利遂不止。則熱邪之在太陽者。未傳陽明之經。已入陽明之裏。所以其脈促急。其汗外越。其氣上奔。則喘。下奔則泄。故舍桂枝而用葛根。專主陽明之表。如芩連以清裏熱。則不治喘而喘自止。不治利而利自止。又太陽陽明兩解表裏之變法。與治痞之意不殊也。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鞭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脈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

刺大椎者。瀉三陽督脈也。刺肺俞者。使肺氣下行。而膀胱氣化也。刺肝俞者。所以瀉胆也。刺期門者。瀉肝胆之實也。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鞭。頭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重申不可下之禁。與上條不可汗互發。

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

肝木直乘脾土為縱此本太陽少陽併病以其人平素肝盛脾衰故其證腹滿譫語蓋顯肝邪乘脾之候蓋少陽雖主風木仍賴衛氣榮養所以仲景云此為胃不和所以腹滿譫語也其脈寸口浮緊為太陽寒傷營之脈寸口即氣口乃脾胃之所主肝木挾邪過盛所以脾胃之土益受其制也刺期門以泄肝邪則中土攸寧矣

**傷寒發熱普晉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黃刺期門**

肝木反乘肺金為橫此亦太陽少陽併病以其人素常肝盛肺虛故其證雖發熱惡寒為太陽表證未除而大渴飲水則少陽裏熱已著蓋木盛則火易熾金虛則水不生所以求水為潤木得水助其勢益橫水勢泛溢其腹必滿亦當刺期門以泄肝邪則肺自安矣然但腹滿而不譫語其邪稍輕以肺金較肝木雖虛原無他病能暗為運布或自汗而水得外泄或小便利而水得下行是以病欲自解不必刺也讀者毋以刺期門在欲解下而以辭害義也○按縱橫之證不同而皆利期門者以賊土侮金總由木盛腹滿譫語證涉危疑故急以瀉木為主也○上四條俱用利法今傷寒家不諳此理若論用藥無過柴胡桂枝湯加減觀下條發汗多亡陽譫語治法可類推矣

**發汗多亡陽譫語者不可下與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衛以通津液後自愈**

太陽與少陽併病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誤汗亡陽譫語者復不可下宜桂枝柴胡以和二經營衛也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

支結者支飲聚結於心下之偏傍非正中也傷寒至六七日宜傳經已過乃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其邪尚在少陽之界未入於裏雖心下支結而外證未除終非結胸可疑故但用柴胡桂枝使太陽之邪仍從太陽而解邪去而支飲自開矣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五六日已發汗邪雖未解而勢已微因誤下之微邪凝聚於上焦則肺氣壅遏所以渴而不嘔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知邪氣已入少陽之界故為未解因與柴胡桂枝解太陽少陽之邪黃芩甘草散內外之熱乾薑主胃中寒飲枯薑根治膈上熱渴牡蠣以開脇下之微結也服湯後反加微煩者近世謂之藥煩以汗後津液受傷胃氣虛熱不能勝藥力也必須復服藥勝病邪方得汗出而解○上二條皆太陽少陽併病因本文中有支結微結所以後世遂認結胸致節

庵又以小柴胡加桔梗治痞結亦不過治表邪初犯中焦者方克有效若真結胸則邪已因誤下引入內結非大小陷胸湯圓峻攻必不能解散也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溼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

此陽明少陽併病也潮熱者陽明胃熱之候若大便溼小便自可則胃全不實更加胸脇滿不去則證已兼見少陽矣纔兼少陽即有汗下二禁惟小柴胡一湯合表裏而總和之乃少陽一經之正治故陽明少陽亦取用之無別法也

**陽明病脇下鞅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濺然汗出而解也**

此亦陽明少陽併病不但大便溼為胃未實即使不大便而見脇下鞅滿嘔與舌胎之證則少陽為多亦當從小柴胡湯分解陰陽則上下通和濺然汗出而舌胎嘔逆脇滿之外證一時俱解矣既云津液得下則大便自行亦可知矣此一時表裏俱微所以為當也○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八字關係病機最切風寒之邪協津液而上聚膈中為喘為嘔為水逆為結胸常十居六七是風寒不解則津液必不得下倘誤行發散不惟津液不下且轉增上逆之勢愈無退息之期矣已上併病例

**溫熱**

仲景溫病熱病諸例向來混入傷寒六經例中致使後世有以黃芩白虎湯誤治傷寒者有以黃芩白虎證誤呼傷寒者良由混次不分以致蒙昧千古自長沙迄今惟守真一人獨得其秘則又晦其名目不曰溫熱而曰傷寒何怪當世名家動輒錯誤耶今將溫熱諸條另析此篇學者洗心讀之如琅函一展火輪劍樹頓化清涼大地也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發熱而渴不惡寒提挈溫病自內而發之大綱凡初病不惡寒便發熱煩渴三四日間或腹滿或下利者此溫病也若先惡寒發熱三四日後表邪傳裏變煩渴者此又傷寒熱邪傳裏而顯內實也

**傷寒續論**

**卷下**

溫熱

六

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瘧瘕。若火重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此條緊接上條，其下即云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見風溫之由誤發溫病汗而致者，與更感於風而成者，自是兩般風溫之證。兼太陽少陰，其脈尺寸俱浮，蓋腎水本當沉也。風溫戴之，從太陽上入，根本撥而枝葉危矣。伏邪久鬱身中，時當二月，其脈先見露矣。發則表熱太陽裏熱少陰，將同用事，恣汗無忌，灼熱反倍，是謂風溫。風溫表裏俱浮，脈其證自汗身重，腎水病也。多眠睡，鼻息鼾，語言難，腎本病也。腎中之候，同時薦至，危且殆矣。古律垂戒云：風溫治在少陰，不可發汗。發汗死者，醫殺之也。詎意發熱之初，不及脈理，輕易發汗，早已犯此大戒乎？既腎中風邪外出，以陽從陽，熱無休止矣。被下者，小便不利，傷其膀胱氣化，直視失溲。太陽藏府同時絕矣。被火者，微則熱傷榮氣而發熱發黃，劇則熱甚生風，而如驚癇，時瘧瘕，火熱亂其神明，擾其經脈也。傷寒燔鐵灼艾，仲景屢戒至溫證尤當戒之。被火微黃黃色一段，亂其神明，擾其經脈，重證莫重於此。稍輕誤火，少陰脈系咽喉乾痛，乃至唾血，亦多死者。一逆發汗已，是引日待斃，再逆則神聖莫挽矣。故治溫病，全在未發汗前辨其脈證，補救備至，防危可也。發汗已後，山登卒至，亦何措其手足哉？內經刺熱論溫榮交已後，其病內連腎，評熱論溫專論氣腎中精騰乃汗，則生腎中虛甚更熱則死，其旨至矣。盡矣。仲景復出不盡之藏論，腎更視膀胱以緯之。小便傷膀胱氣化，甚則直視失溲，命門所藏之精不能照物，神水絕矣。腫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是以中風暴證多絕膀胱，人不識者，故風溫扼要膀胱若腎藏將絕，豈不膀胱先絕乎。

###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

此言太陽少陽合病，明非傳次少陽之證，洵為溫病之合病無疑。以其中氣本虛，熱邪不能外泄，故內攻而自下利也。與黃芩湯解散表裏之熱較之傷寒治法迥殊。按黃芩湯乃溫病之主方，即桂枝湯以黃芩易桂枝而去生薑也。蓋桂枝主在表風寒，黃芩主在裏風熱，不易之定法也。其生薑辛散非溫熱所宜，故去之。至於痰飲結聚膈上，又不得不用薑半，此又不越傷寒治法耳。○按溫病始發，即當用黃芩湯去熱為主。傷寒傳至少陽，熱邪漸次入裏，方可用黃芩佐柴胡以和解之。此表裏寒熱之次第也。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讖語若加燒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此伏氣因感客邪而發故脈見浮緊也然浮緊之脈而見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之證雖是溫病却與傷寒之陽明不異加以咽燥口苦腹滿而喘身重明係溫熱之候所以汗下燒鍼俱不可用宜其黃芩白虎主治也更兼風寒客氣在膈故舌上胎滑而黃芩輩又禁用則當湯以梔子豉湯此治太陽而無得陽明矣若前證更加口乾舌燥則宜白虎湯以解熱生津若更加發熱煩渴小便不利者又為熱耗陽明津液更宜猪苓湯以導熱滋乾總由客邪寒氣在胃難用黃芩白虎輩藥故別尋傍實以散熱邪耳○傷寒小便不利以脈浮者屬氣分五苓散脈沉者屬血分猪苓湯而溫熱病之小便不利脈浮者屬表證猪苓湯脈沉者屬裏證承氣湯傷寒自氣分而傳入血分溫熱由血分而發出氣分不可以此而碍彼也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太陽傷寒犯本有五苓散兩解一法而陽明溫熱復有猪苓湯導熱滋乾一法然汗出多而渴者不可服蓋陽明胃主津液津液充則不渴津液少則渴矣故陽明熱甚必先耗其津液加以汗多而奪之於外復利其小便而奪之於下則津液立亡而已其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而汗出少者方可用猪苓湯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而汗出多者則宜白虎加人參其法已具上條若脈沉熱甚多汗渴欲飲水而小便黃赤不利者又當從承氣下之以救陰為急也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溫熱之氣自內達表故三陽合病最多此條言溫病故但目合則汗其非熱病之時時大汗可知矣以其表裏俱熱六合俱邪故關上之脈浮大但欲眠睡其為陽明之熱又可知矣而目合則汗又屬少陽治當從小柴胡加減或黃芩湯加柴胡尤妥設熱病見脈浮大但欲眠睡而盜汗者為正氣本虛故熱勢反不甚劇又當用白虎加人參湯也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讖語遺尿發汗則讖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

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此言熱病兼喝之合病也。夏月天令炎熱伏鬱之邪多乘暑氣一齊發出三陽中州之擾亂可知矣。此時發汗則津液倍竭故譫語益甚下之則陽邪內陷故手足逆冷熱不得越故額上生汗也。既不宜於汗下惟有白虎一湯主解熱而不得表裏在所急用若疑手足厥冷為陽虛則殺人矣。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寒裏有熱白虎湯主之

世本作表有熱裏有寒必係傳寫之誤千載無人指出今特表明一齊眾楚在所不辭夫白虎湯本治熱病暑病之藥其性大寒安有裏有寒者可服之理詳本脈浮滑而滑脈無不實之理明係伏邪發出於表之徵以其熱邪初乘肌表表氣不能勝邪其外反顯假寒故言表有寒而伏邪始發未盡裏熱猶盛故言裏有熱以其非有燥結實熱乃用白虎解散鬱發之邪或言當是表有熱裏有實寒字與實字形類其說近是若果裏有實則當用承氣又不當用白虎矣按此本言熱病何仲景不曰熱病而曰傷寒者其藏機全在乎此欲人深求而自得也蓋熱病乃冬不藏精陽氣發泄驟傷寒冷致邪氣伏藏於骨髓至夏大汗出而熱邪始發故仍以傷寒目之以伏邪從骨髓發出由心包而薄陽明處方乃以石膏救陽明之熱知母淨少陰之源甘草粳米護心包而保肺氣是以氣弱者必加人參也後人不審每以白虎湯治冬月傷寒發熱今特昭揭此義以為冬月擅用白虎之戒

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滑陽脈也故其厥為陽厥裏熱鬱熾所以其外反惡寒厥逆往往有唇面爪甲俱青者故宜白虎或竹葉石膏解其鬱熱則愈也○此條明言裏有熱益見前條之表有熱裏有寒為誤也叔和因脈滑而厥遂以此例混入厥陰篇中今歸此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白虎但解熱而不能解表故熱病稍帶暴寒客邪惡寒頭痛身疼之表證皆不可用須脈洪大或數煩熱燥渴始可與服若先煎微帶非時表邪二三日後客邪先從表散但顯熱病脈證煩渴欲飲水者為津液大耗又非白虎所能治必加人參以助津氣則熱邪始得解散耳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伏熱內藏故口燥心煩以真陽不能勝邪故背微惡寒而外無大熱宜白虎解內熱毒加人參以助真氣也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詳此條表證比前較重何以亦用白虎加人參即本文熱結在裏表裏俱熱二句已自酌量惟熱結在裏所以表熱不除邪火內伏所以惡風大渴舌燥而煩欲飲水不止安得不以生津解熱為急耶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此本溫熱病認誤寒疫而服桂枝湯也若是寒疫則服湯後汗出必解矣不知此本溫熱誤服桂枝遂至脈洪大、大汗、煩渴不解若誤用麻黃必變風溫灼熱自汗等證矣此以大汗傷津故加人參以救津液也○按桂枝治自外而入傷之風邪石膏治自內而發外之熱邪故白虎湯為熱邪中渴之方雖為陽明解利藥實解內蒸之熱非治在經之熱也昔人以石膏辛涼能解利陽明風熱此說似是而實非即如大青龍湯越婢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麻黃升麻湯等方並與表藥同用殊不知邪熱傷胃所以必需若在經之邪縱使大熱煩渴自有葛根湯桂枝加葛根湯等治法並無藉於石膏也所以傷寒誤用白虎黃芩溫熱誤用桂枝麻黃輕者必重重者必死耳已上三陽發溫熱例

師曰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若脈微弱者當喉中痛似傷非喉痺也病人云實咽中痛雖爾今復欲下利

冬月感寒伏藏於經至春當發故曰以意候之今月之內言春分候也若脈微弱者其人真元素虧必不發於陽而發於陰以少陰之脈循喉嚨伏邪始發熱必上升故先喉中痛似傷腎司開闔陰經之熱邪不能外發勢必內攻其後必下利也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

邪熱客於少陰之經故咽痛用甘草湯者和緩其勢也用桔梗湯者開提其邪也此在二三日間熱邪發於經中他證未具故可用之若五六日則少陰之下利嘔逆諸證蜂起此法又不可用矣○陰邪為病其發必暴所以伏氣發於少陰必咽痛仲景遂以緩法治之甘草味甘其性最緩因取以治少陰伏氣發溫之最急者蓋甘先入脾脾緩則陰火之

勢亦緩且生用力能瀉火故不兼別味獨用以取專功也。設不差必是伏邪所發勢或緩不足以濟急。更加桔梗升載其邪使發於陽分之陰邪盡從陽分而散不致仍復下陷入於陰分也。倘治稍失宜陰津為熱邪所耗即用祛熱救陰藥恐無及也。○按咽痛多是陰邪搏陽之候以陰邪為患無有不挾龍火之勢者所以屬少陰者多。惟陽明經病有但頭眩不惡寒能食而飲其人必咽痛一條乃風熱挾飲上攻之證。又不當與陰邪比例而觀也。至於溫病風溫多有此證以陰中伏有陽邪也。即直中少陰之咽痛雖陰邪結於清陽之位仍是少陰之經。故仲景特設通脈四逆湯以通陰中鬱沒之微陽。更加桔梗以清咽利膈也。

###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主之

下利咽痛胸滿心煩少陰之伏邪雖發陰經實為熱證邪熱充斥上下中間無所不至寒下之藥不可用矣。又立猪膚湯以潤少陰之燥與用黑鹽皮之意頗同。陽微者用附子溫經陰竭者用猪膚潤燥同具散邪之義比而觀之思過半矣。

###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黃連阿膠湯主之

少陰病二三日以上心中煩知非傳經邪熱必是伏氣發溫故二三日間便心中煩不得卧然但煩而無躁則與真陽發動迥別蓋真陽發動必先陰氣四布為嘔為下利為四逆乃致煩而且躁魄汗不止耳。今但心中煩不得卧而無嘔利四逆等證是為陽煩乃真陰為邪熱煎熱故以救熱存陰為急也。

###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下利六七日本熱去寒起之時其人嘔渴心煩不眠不獨熱邪煎迫真陰兼有水飲搏結以故羈留不去用猪苓湯以利水潤燥不治利而利自止也。

###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伏氣之發於少陰其勢最急與傷寒之傳經熱證不同得病纔三二日即口燥咽乾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難為矣故宜急下以救腎水之燔灼也。○按少陰急下三證一屬傳經熱邪亢極一屬熱邪轉入胃府一屬溫熱發自少陰皆刻不容緩之證故當急救欲絕之腎水與陽明急下三法同源異派已上少陰發溫熱例。